

論衡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署

論衡

卷之九

論衡

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以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下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蛭蠃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金之水火也今氣為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伺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于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萊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係儒俳優如皆伺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竊欲恐却彊欲凌弱眾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為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押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為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如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

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大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諸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為累行隨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遺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雖別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天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卒代將外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宏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平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入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夫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

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微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反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誌故尚書字為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入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安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適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鳥魚漢斬大理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踐藏身破冢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當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匹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為天下治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

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竝見或興于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為前世者溘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竝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為美論治則古王為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王至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

遺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憂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部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騾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埽堦為均平化不實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成王營蔡惇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立山易以起高淵濟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虞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濟為深於立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

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
竊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
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
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
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黻釁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
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黻釁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
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
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實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美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歃
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
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貫飲酒舍負讐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
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
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
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元圭契母咽鷺
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
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牀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
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
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年之間嘉德布流二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
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竝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

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于天論衡初秉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大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荊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推髻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上惡其人者憎其貴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負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贏矣何則竝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驪覽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繇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謾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徒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鈞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平天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德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則身周成之則

賈勵能建此勦登歲平庸王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正
初五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人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
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還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
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
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年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
能舉挺望覓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
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搬擡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
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隣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
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
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今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
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卑賢等全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
為酒罇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凡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
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威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王梧見金之與玉瑞之
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繡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
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

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甯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鄴遣門下掾衍威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竝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梅李葉皆治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正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正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二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為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一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竝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護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

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靡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悞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戰矣虞氏天下太平變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矜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威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

一有廣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大字

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
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
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
之故也地有正濬故有高平或以鑲鍾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畫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
或以論為鑲鍾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五三轉為濬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
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
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
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
能虧政臣子惠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者也夫一字之謚尚
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舩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舩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
采畫也豐無彊天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
不議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
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
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
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美得傳馳流去
無彊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
明之時眾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請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
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

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琅琊之階也然則
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
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
刻寫以為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
熾莫有宣發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答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
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濫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
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
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
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五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教備其災
故順鼓明雲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早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
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
謂之廣者遠也望夜其兩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
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止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
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
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閭絃歌之聲
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閭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閭之祥也

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殺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積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自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天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善美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頒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揚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積賴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善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生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標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赫炫耀及起坐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

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珍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宋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脩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胷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煩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煩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究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其踞椎髻鬻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女固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戴思勉為善邪人惡戴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